

長水日抄小引

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  
絕思慮塞兌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  
或追憶見聞偶與心會抑塞未能間  
一操翰染楮汗漫成帙嘗憶石林子  
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  
知難竊有味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





入無知而業已成敝帚矣會友人見者箴去謂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剞劂曰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長水日抄

古書乾坤鑿度曰鑿者開也聖人出而開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一大之物目天一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霽名混沌氣分萬甯自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為二緣物





成三天地之道不濼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開易之源也故其名篇曰周易鑿度

乾鑿度上篇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

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巽散之於東南離長之於南方坤養之於西南兌收之於西方乾剝之於西北坎藏之於北方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



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故  
首之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  
三成為道德包籥

易以道陰陽易有三才之道故數成  
於三而始于一一為奇奇者為陽二  
為偶偶者為陰合一與二之謂三故  
三其三而成九九為老陽兩其三而

成六六為老陰陰極生陽陽主進故  
六進一而為七七為少陽陽極生陰  
陰主退故九退一而為八八為少陰  
陰陽二氣交互變易陰根陽陽根陰  
也

天地之氣在陰陽四時之序在寒暑  
陰陽調寒暑平則氣敘和不和則災



診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夏傷於暑秋必痲瘧蓋方冬時陽在內陽為主寒雖入之勢未能動至春則陽出而陰在內寒動而搏陽為疫厲方夏時陰在內陰為主暑雖入之勢未能動至秋則陰出而陽在內暑動而搏陰為瘧痢冬陽在內故伏於下

而井泉溫夏陽在外故溢於上而井泉寒察於五運六氣陰陽生制逆順之理者可以言醫矣

天地之運轉在陰陽人身之運轉在任督二脉任脉起於中極之下會陰之分循腹裏以上關元至咽喉陰脉之海也督脉起於下極之脬會陽之



分自脊裏以上至風府入腦循額至  
鼻柱陽脉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猶  
天地之有子午天地之子午以南北  
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陰陽二會皆起  
於下故山水之發源皆起西北人之  
尺脉兼腎經命門者陰陽二會渾合  
於此通天地人一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  
坤八四象生八卦也乾為天乾以三  
陽居上坤為地地以三陰居下天尊  
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畫交於坤而為  
兌兌為澤坤之上一畫交於乾而為  
艮艮為山山澤通氣也乾之下一畫  
交於坤而為震震為雷坤之下一畫



交於乾而為巽巽為風雷風相薄也  
乾坤之中一畫交而相易則為坎為  
離離為火坎為水水火不相射也此  
所謂八卦相錯而成變化八卦之位  
坎居北離居南震居東兌居西金與  
水陰也居西北木與火陽也居東南  
乾以純陽居西北處尊位也坤以純  
陰處西南者土旺季夏坤未之交也  
此皆分陰分陽也坎則內陽而外陰  
離則內陰而外陽陰陽交合而化生  
萬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  
左右之門水火為天地之用也

剛柔陰陽者易之全體也進退得失  
者人事之動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



者也從違趨避者觀象而應之以人  
事也易雖扶陽抑陰而剛柔不可過  
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  
六曰龍戰于野九無首則吉六永貞  
則固者窮極則變居極之道然也

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為奇奇者為陽  
二為耦耦者為陰陰陽之象也臨卦  
曰至於八月有凶復卦曰七日来復  
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復剛長故  
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故  
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

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陽在上二陰在  
下象山之在於地也巽之二陽在上  
一陰在下象木之出於土也木上有



水故坎上而巽下之為井火在木上  
故離上而巽下之為鼎震在下艮在  
上上止而下動之為頤故曰象者像  
此者也餘皆以類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  
無不利往字當自為句蓋屯之初爻  
為陽四爻為陰陰與陽應必待初之  
求而後往則義明而合以正故無不  
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  
之有

需之上六象曰不當位以陰居陰而  
曰不當位者以陰柔居卦之極上也  
易以扶陽抑陰為義故曰不當如坤  
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需之



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陰也爻自九三而交坎行入于險也故曰需

同人乾上離下離處乾下火上同於天也爻之六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而應乎乾夫人道以大同為貴通天下之志者謂之大同故同于野則亨同于宗則吝同于門曰無咎同于郊則曰無悔象曰志未得也志於野而未至也故僅得無悔

蠱上剛下柔上下不交敝極而壞之謂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事之端曰三者數以三為至先三後三者致詳審之意如三思三錫三接之類言其至也上九以陽居



上剛過而當蠱之極未可以有為然不在事則可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志可則也養其志以有為也故可則

大舜舍己從人朱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人恐未必然蓋舍己云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曰忘己者形骸之己也靡所不已者大同無我之己也何也人與己之生一氣之分也人與己之心同一理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異形同體者理一故也理一則人己兩忘矣何以有己疑所謂舍己者意若此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兩字乃忘字之訛蓋此章乃發明上二章之意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勿助語意喫緊如所謂無為而無不為夫有事勿忘是集義也勿助則非義襲矣下言揠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者正以證直養無害之意也讀者詳之

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居上下以陽剛大過不勝其重故處大過之時者必有大過人之材而後克濟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太重而不勝故棟撓九四陽爻居陰而初六以陰應乎下故棟隆吉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其曰獨立不懼遜世無悶者此非大過乎人者不能也

齊桓公伐楚師至于陘楚人使屈完來盟于師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盟于召陵曰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郤克伐齊敗之于鞞至于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

欲得蕭同叔子為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於是遂盟國佐于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曰及者見強之不得乃即而與之盟也甚之也其予奪之義昭然矣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  
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  
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  
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  
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  
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已  
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尚義力行  
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  
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  
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以為為劉勝  
易為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  
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為劉季  
陵者之不至失已也此魯男子所謂  
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司馬溫國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  
問於伊川伊川不對溫國曰言出子  
口入於光耳言亦何害伊川終不為  
言夫語默要自有當以溫國之賢伊  
川相與之密而責之言即言無不可  
者而伊川不為之言或謂伊川不忠  
於司馬然知人亦難或貌賢而行違  
或善始而乖終况諫官係繩糾之責  
一任職與否關忠佞之判尤難預定  
故不苛於言者似得中道此伊川所  
以寧失之不言也

李斯入秦會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  
令斯上書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于  
秦而無害秦留用之後至丞相與趙



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然終  
以下獄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  
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  
上書干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窮  
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  
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僂可以  
見專利祿之足以贖身若此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  
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脉  
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竅七  
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  
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  
也脉為心肝脾肺腎具五行之氣故  
為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為九



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為水穀  
之府小腸為受藏之府大腸為行道  
之府旁胱為津滴之府此四者心與  
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  
為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為九其外則  
膽為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  
故不入九藏竅主開閉通塞曰兩之

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脉至與不至曰  
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脉也

子路問事鬼神止就人而言鬼神故  
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  
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陰陽二氣流  
動充滿無非鬼神故以言乎天地則  
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



晝夜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則動止語  
默寤寐噓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  
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結潮汐消長草  
木榮悴花實開落莫非鬼神故曰鬼  
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其在於人則當  
其生也謂之氣行當其死也謂之形  
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體魄降氣  
行為陽故晝見而夜伏形返為陰故  
夜見而晝伏一屈一伸兩不相離故  
陽者陰之形陰者陽之影人者鬼之  
形鬼者人之影

禹貢九州之分曰冀兗青徐揚荊豫  
梁雍其言田賦者九曰籩者三曰包  
者二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



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為天子所  
都之地餘八州者諸侯分封之國諸  
侯各以歲時致其國之所有以獻於  
王者之謂貢冀為天子畿內之地其  
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牧  
人畧人掌之何貢之為周官一書紀  
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

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  
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  
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  
也

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  
為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  
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



悽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  
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  
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  
身已得所千載真相違其特立揚厲  
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則心境廓然  
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  
並行不悖

涪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  
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  
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  
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  
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  
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  
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已



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章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為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為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矣東坡作二公贊於司馬

則稱其忠誠而畧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温國之功著在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為用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



報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為光寵第  
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  
師敗歿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  
豈無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  
僥恩吾輩頻時進職豈能服其心何  
顏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上章  
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

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  
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  
使還中書議表賀又以和戎為二府  
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  
師天子下罪已之詔中書樞密待罪  
今屈已盟戎何以慶為後世邊將失  
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



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事所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為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

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鏑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



鋒鏃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則時禁太嚴盡行焚毀至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直至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

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月村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釋子所藏寸紙尺幅皆以重購歸之貴近其卷軸之輸積天上者值金人犯闕輪運而往夫臨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追求省識於毫墨縑素間人情之變幻前後若此要之不與時磨滅者固自有



在公論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於酷吏傳  
班孟堅漢書寘之列傳蓋湯之子安  
世周之子延年並著勲業於宣帝朝  
皆麟閣功臣故為立傳然固於安世  
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  
賢揚善固宜有後於社業傳贊則曰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  
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既因張杜子  
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  
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秉史筆者或  
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摩情分  
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  
紀載之公也



東坡守杭日值浙西災傷蠲租曰賢哲一聞此  
汲公書論災傷蠲租曰賢哲一聞此  
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  
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  
而不甚傷夫所云諂薄成風以報災  
非所樂聞知而靳於申報暴征急歛  
致百姓迫於窮困轉徙流亡有牧民  
之責者咎將誰委賢明守令但當勤  
驗覈實無致冒濫蠲除以上念國計  
下軫民艱然就國計民生權其利害  
緩急相關則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  
此正仁政之先務也

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  
幡然曰人生貴適志安能羈宦數千



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  
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  
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  
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  
從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不知翰  
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  
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  
人者皆一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幸生  
非其時值操梟雄皆殞身滅名論者  
謂四人炫名驚進所致乃若東晉謝  
安孟嘉之值桓溫何異於操而卒能  
自全者安之高卧會稽曠懷達識嘉  
之放志山水夷猶冲默墮然處順不  
希世營合此其所以身名兩全也



漢順帝備禮玄纁以徵樊英朱子綱  
目書聘處士樊英為五官中郎將英  
濡遲至京帝責之曰朕能生君能殺  
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  
慢朕命英對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  
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  
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

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  
布衣之列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  
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  
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弗受也由其  
志雖簞瓢弗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  
能貧臣夫以臣對君而抗言若此其  
庸鄙可知儒者果若是乎若英者直



方術之流耳觀班固漢書列儒於九  
家之流則宜乎當時所謂儒者若此  
而帝徒以死生富貴貧賤挾之以待  
儒則宜其所徵者非真儒也

荆公於呂惠卿始善而終睽荆公罷  
相退居金陵以惠卿背已不忘芥帶  
會公弟和甫執政呂方除服意不自

安以啓貽公曰合乃相從豈有殊於  
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為然以  
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  
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  
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  
履坦失戒同噦而溢言皆達第氣並  
生後既真知其所終前亦不疑於有



敵而門墻責善難移兩解之書殿陛  
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  
圖之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  
害平生之權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  
亦隨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  
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伏惟  
觀文公相公親踈冥於所同憎愛融

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慈  
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政事側躬以  
俟惟命之從荆公以書答之曰與公  
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紛  
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  
我無預公則公何尤於我開諭重悉  
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



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  
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於聖世而安  
石藁爾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  
路則相煦以濕不若相忘之為愈也  
趨召在朝夕惟良食自愛呂書至公  
披閱再三曰終是會做文字或謂荆  
公於呂何過於優容而不悔悟其失  
於知人若此余曰此正見此老執拗  
處

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為  
儕輩在杭則為交承東坡入翰苑林  
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  
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  
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



長江日報  
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  
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  
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為已  
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若譏朕過失  
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  
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  
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

開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為縉紳共恥  
尚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  
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  
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是以  
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  
憖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  
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



前後矛盾若此相傳林草制時投筆  
曰壞了一生名節以一時希意圖進  
而貽譏後世權位之能移人若此

唐李輔國殺張后綱目書殺夫輔國  
以宦豎而殺君后是弑逆也而云殺  
殺者彼此相敵之謂也若曹操之於  
獻帝伏后朱全忠之於昭宗何氏皆

以弑書而此獨書殺者當靈武反正  
上皇之遷西內輔國與張后之謀也  
肅宗之不如西內者內懼張后而外  
畏輔國其受制於內外則輔國與張  
后相表裏也故殺之云者相敵之詞  
畧其上下之辨以歸責於肅宗見肅  
宗之信任輔國上不能保其父中不



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如范太史所云者也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身之疾者未為不幸雖然彼閱歷懲創困心衡慮得之瞑眩者之為幸如柳子厚永州諸作此正發於瞑眩之

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抑而隕濩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為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贊其落成滕曰說甚落城只須凭欄大慟數場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



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為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懷痛窮天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覲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

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若此

唐德宗諭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



之類受亦何妨贄上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或謂宣公不受則已何必䟽聞似為賣直夫以德宗之強明猜忌以蕭復為輕已以姜公輔為賣直贄數以直言靡切非清慎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

窘乏之後惟務聚斂悅人言利如日進月進減吏祿增常賦販鬻蔬果故贄於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觀其平日自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似非出於賣直也

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九成對策畧曰禍亂之作



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為心  
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  
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  
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  
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和也其何安  
乎盛夏之際風窓水院涼氣淒清切  
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氊擁蔽不  
得共此踈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  
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  
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  
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衰丈  
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  
必投筋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  
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



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  
處也居其能安枕乎今閭巷之人皆  
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  
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  
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  
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

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  
淚兩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蠻悵以還  
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  
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  
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  
成以景夏為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  
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



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  
右張橫浦對策全文錄出之著其敢  
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胡端敏公䟽薦林見素俊楊邃菴一  
清曰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  
其守正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諧  
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

則真姚崇也其品隲人材不以偏長  
求全若此蓋善用材者譬之工師之  
用木棟梁榱桷各適於用故曰用人  
不求其備

給事中王昂䟽論揚太宰一清王虎  
谷雲鳳貽書揚曰山中屢聞忠謹之  
言近者留王昂一䟽尤為人所傳誦



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  
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  
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  
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  
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  
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  
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今文達之富  
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  
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  
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  
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  
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  
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  
追可畏也



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燮者亦在乎人事之脩蓋天道遠人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和應之豈有殺人橫道莫之究問而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經之誤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已已之變北虜南犯謀叛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僖敏公鑑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盍若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



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陳都御史鑑字有戒為人忠恕有容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鎮陝西久而民愛戴之時王文為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王反欲擠公而公次在先王每遇公意若忿然

凡臺官之巡蘇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泰三年同為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公請老歸五年值王巡撫蘇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謚擬忠肅易以僖敏後



王竟致極刑而僖敏平生福祿壽考  
令終觀此知天道不爽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預國事  
時李賢當國深陳奪門二字之非會  
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  
究革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  
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

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  
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併貸兵書  
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  
以李秉為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  
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  
用豈可預擬官職寧易草以進竑得  
兵書秉陞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倪文毅公岳在禮部會戶部尚書馬文昇言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十歲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耗民賦坐侵民食宜嚴立科條痛加裁革文昇復言天下財力大耗諸無所出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

之因而生變咎將誰委議遂寢霍文敏公韜為少宰日上疏言蘇松賦額太重以松華亭一縣言之其糧額之數較之河間一郡九縣猶多大臣念切民艱不以出位為嫌有所避忌若此可謂得大臣之體

國初嘗遣王三保大監出使西洋所



致番中方物入貢後劉忠宣公大夏  
為兵部司官中貴獻議欲遣使通西  
洋者時項忠為兵部尚書一日  
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項遣都吏檢  
舊案於庫中忠宣已先檢得匿其籍  
都吏檢三日無所得會言官交章諫  
阻事遂寢

歲壬辰冬十月是編成或問十月  
何以稱陽月答者曰十月純陰嫌  
於無陽故以陽稱余曰然則四月  
純陽又何以稱不觀之乾鑿度乎  
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生  
於子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據始  
也陰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坤位



在西南陰之正也夫陽氣始於亥  
生於子十月建亥亥為陽之始故  
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以陽根於陰  
為之始也凡草木發萌之始謂之  
亥人始生之謂孩皆取義於亥可  
類推矣

長水日抄終